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五十六回 小戶女攙舌阻忠僕 大刁頭弔詭沮正人

卻說程嵩淑同眾人在孔耘軒家，為譚紹聞說就拜智周萬為師，這些投啟敦請的情節，人人可以意揣，也就不必瑣屑縷述。單說過了兩日，智周萬到了碧草軒，譚紹聞叩拜，成了年世姪受業門生。智周萬隨了一個老家人，名叫耿葵，就收拾廂房為下榻之處，仍舊立起外廚，伺候師爺吃飯。譚紹聞每日回家三餐，上學讀書。

智周萬已聽過孔耘軒說的譚紹聞病痛，師弟相對過了十日，智周萬隻淡淡如水。刻字匠人時常拿寫稿來校正，智周萬正了差訛，匠人去後，智周萬已無多言。譚紹聞執書請教，隨問就隨答，語亦未嘗旁及。這也無非令其沉靜收心之意。

那一日譚紹聞領題作文，智周萬令作《「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」論》。脫稿謄真呈閱，智周萬極為誇獎，批道：「筆氣亢爽，語語到家。說父子相關切處，令人感注，似由閱歷而得者，非泛作箕裘堂構語者所能夢見。」因問道：「爾文如此剴切。可以想見令先君家教。但昨日眾先生俱言爾素行不謹，是何緣故？」譚紹聞因把父親臨終怎的哭囑的話，述了一遍。

一面說著，早已嗚咽不能成聲。智周萬道：「你既然如此，何至甘入下流？」譚紹聞道：「總因心無主張，被匪人刁誘，一入賭場，便隨風倒邪。本來不能自克，這些人也百生法兒，叫人把持不來。此是真情實話。萬不敢欺瞞老師。今日即懇老師，為門生作以箴銘，不妨就為下等人說法，每日口頭念誦幾遍，或妄念起時，即以此語自省，或有人牽誘時，即以此語相杜。」

只求切中病痛，無妨盡人能解。」智周萬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即令取過一張大紙來，叫耿葵洗硯研墨，譚紹聞對面伸紙，智周萬又手而就，拈起筆來，寫道：

「千場縱賭家猶富」，此語莫為詩人誤。強則為盜弱為丐，末梢只有兩條路。試看聚賭怕人知，此時已學偷兒步。輸鈔借貸語偏甜，乞兒面孔早全副。一到山窮水盡時，五倫四維那能顧。縱然作態強支撐，妻寒子饑莫為護。回思揮金如糞日，隨意飛撒不知數。此日囊空羞澀矣，半文開元陸生慕。千態萬狀做出來，餓殍今日屬紈綺。苦語良言告少年，莫嫌此話太刻露：

子賭父顯怒，父賭子暗怖。此中有甚難解故，五鼓捫心個個悟。

寫完，智周萬道：「語質詞俚，卻是老嫗能解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不過為下等人說法，但求其切，不必過文。但「子賭父顯怒，父賭子暗怖」此二語，已盡賭博能壞人倫之大病。『強則為盜弱為丐』此二語，又說盡賭博下場頭所必至。門生願終身守此良箴。更期老師將戀妓病痛，亦作一箴銘。」智周萬道：「戀妓宿娼卻難作。總之，不切則辭費，切則傷雅。師弟之間，難以穢詞污語相示。但執此類推，不過襲祖宗身體，傷自己體面；染下惡疾，為眾人所共棄；留下榜樣，為後世所效尤。」

白樂天名妓以皎皎，取古詩河漢女之意，尤為可危。只此已盡戀妓之罪，宿娼之禍，何必更寫一紙？」譚紹聞道：「門生聞老師之言，發聾震聵，永不作非禮事了。」

自此，譚紹聞沉心讀書。邊公考試童生，取了第三名，依舊文名大振。單候學憲按臨，指日遊泮。

半年之間，感動得王象蓋暗喜不盡。自己打算仍回宅內，生法兒清楚一向欠債。一日，手持著鞋鋪房租、賣菜的剩餘，共二十二兩白銀，交與譚紹聞道：「此是我一向私積，用他不著，交與大相公作還債之資。明知勺水無益大海，但向來欠債俱有利息，將來本大息重，恐傾產難還。大相公用心讀書，本不該說此段話攪亂心思，只是利息債，萬萬擎不的。大相公想個法子，斬草不留根，便好專心一志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的銀子我斷乎不要，與你的女兒買衣服穿了罷。至於賬目一事，我心中時常掛念；歇了書本，這欠賬便陡的上心。依我說，你還回宅內住罷，你打算還債，我一心讀書，憑你怎麼典當，我一絲兒也不管。我後悔只在我心裡，對外人說不出來，惟有對你說。」王象蓋道：「相公心回意轉，想是咱這家該好了。還有一句話，總是夏鼎這樣人，大相公見他，就如見了長蟲、見了蠍子、見了老虎一般，方才保得咱家無事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如今聆了老師的教訓，心下已豁然開朗，這一班狐朋狗黨，我半夜想起來，都把牙咬碎。你也不必再為憂慮。我明日叫鄧祥趕的車去，連你家媳婦、閨女，都接回來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少遲半月，我安頓下一個園戶接了菜園，我回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菜園半月獲利有限，咱的利息銀兩，半月就值幾年菜園出息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叫我回來，也須叫奶奶知曉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奶奶知曉，或者再有攔阻，也是不定的。不如你自回來罷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奶奶若不情願，我也難一力承當這典賣產業的事。」

相公你沒再想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你說的也是。我今晚到家，向奶奶說明，改日你只等的車到，那就是奶奶沒啥說了。菜園是小事，休耽擱了咱家有關係大事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我也回家向俺家女人說一聲，叫他安排回來的。」依舊上城南菜園而去。

當日晚，譚紹聞在碧草軒完了師長功課，黃昏到樓下，與母親說王中回來的話。王氏起初也有不欲之色，後來說的依允了。卻是巫翠姐在旁邊說道：「沒見人家使的一個家人，真當是耍走馬燈籠一般，來了又去了，去了又來了。是什麼樣子？」

這將近半年，咱家沒王中也行的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不知，王中是個好的。」巫翠姐道：「既然好，為什麼趕出去？況我沒來時，已趕出一遭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是他一時激的我惱，所以趕出去。其實他也沒大錯。」巫翠姐道：「罵你的結拜弟兄，還不算錯？你看唱戲的結拜朋友，柴世宗、趙大舍、鄭恩他們結拜兄弟，都許下人罵麼？秦瓊、程咬金、徐勣、史大奈也是結拜兄弟，見了別人母親，都是叫娘的。」紹聞怒道：「小家妮子，偏你看的戲多！」巫翠姐羞變成怒，說道：「小家妮子肯看戲？我見你這大家子了！俺俺東鄰宋指揮家，比你家還小麼，一年唱十來遭堂戲哩。沒見因為一個管家，反來作踐我！」

王氏道：「你兩口兒從來不爭嚷一句，我極喜歡，這是為啥哩，扯撈到戲上。不叫他進來就罷，何必爭吵？」翠姐道：「就是叫他進來，小大兒狗窩子，我不叫他伺候我。叫著他，白眉瞪眼，不如他在外邊住著罷！」

譚紹聞正生氣惱，雙慶道：「師老爺上燈多時，請相公讀書。」譚紹聞只得上碧草軒去。但因此一番夫妻爭執，就把王象蓋回來的話又攔住了；王象蓋賣產還債的念頭，也難在局外攙越了。所可幸者，紹聞專心讀書，猶為差強人意。

但凡富厚子弟下了路，便是光棍的財神爺開口笑了；若一旦棄邪歸正，便斷了光棍們的血脈。所以譚紹聞讀了半年書，夏逢若竟是師婆子沒了神，趕腳的沒了驢兒。況且自趙大鬍子扳了一場官司，也耗費了幾十兩。後來自己輸了些，家中吃了些，那鄧三變一宗銀子，本是無源之水，也漸到了其涸也地位。

一日，小貂鼠、白鴿嘴、細皮鱧齊集於夏逢若家，沒蛇可弄。四個圍住一張桌子，一注一文錢，閒擲色盆，以消白晝。

忽然珍珠串同烏龜到了。原來珍珠串的烏龜，在朱仙鎮撒了一個酒瘋，街坊都要打他，因此到夏逢若家躲事。四個見了珍珠串，都起身去搬行李、拴牲口。珍珠串道：「您四個乾您的正經事，左右叫他慢慢收拾罷。」夏逢若笑道：「不成賭，滿場中不夠四十文，俺們在此解心焦哩。」因問珍珠串道：「何以不在賣浩波家？」珍珠串道：「俺家他吃幾盅燒刀子，便撒起野來，惹下街坊，安身不牢。」細皮鱧道：「天已晌午，咱趁珍大姐來，咱們鬥個分賞買點東西，一來與珍大姐接風，二來就算咱吃個平和酒。何如？」這個向腰間一摸，摸出十文，那個把瓶口一傾，傾出九個，眾人共湊了四十多文。貂鼠皮道：

「這夠買個什麼東西？酒是除不來的，除買兩條狗腿就沒了。」珍珠串笑道：「我不吃那東西。」即叫烏龜向襪中取出三百錢，交與細皮鱧街上置買。白鴿嘴道：「怎好叨欠你的？」貂鼠皮道：「白鴿嘴，你想改你的大號麼？」白鴿嘴道：「我遇見你老貂，要連皮帶毛都吃。」夏逢若道：「細皮鱧，你快往水裡鑽罷，看白鴿嘴等著你。」細皮鱧道：「免兒絲，只怕你也頂不住這張白嘴。」大家轟然一笑，各去置買酒肉去。不多一時，酒肉一齊拿到，卻不見了珍珠串。少時，自後而出，細皮鱧道：「珍大姐，你往那的去了？」珍珠串道：

「我前一番在此攪擾，豈有不到後邊謝謝的道理。」貂鼠皮道：「人不親行親，只怕是後邊有人領教哩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胡說起來了。」白鴿嘴道：「你輸的沒了錢，不幹這事，你會做啥？只怕再遲幾年，連這事還不能乾哩。」大家又是轟然。夏逢若道：

「院子皮薄，若聽見了，要罵你哩。」貂鼠皮笑道：「咱把熟食撕開罷，我委實的餓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幾年沒吃飯？」

貂鼠皮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與人家說了一宗媒，掙了一千多錢。運氣低了，一場輸的淨光，剩下十二文，氣的我昨日一天沒吃飯。」白鴿嘴道：「如今奇事極多，賭博人有了氣性，日頭就該從西出來。」須臾，將熟食撕了五六盤，烏龜把酒燙熱，連男帶女，六個人共桌。珍珠串略動箸兒，這幾個一場好嚼也。

珍珠串看見一起窮幫閒，明知沒油水，說道：「我睏了，我去小奶奶牀上躺躺去。」貂鼠皮道：「『二仙傳道』去罷！」珍珠串睏了一眼，笑的去訖。

夏逢若道：「倒了灶！遭了瘟！像是搬家時候，沒看個移徙的好日子。自從搬到這裡，眼見得是個好營運，幾家子小慳瓜，卻也還上手。偏偏楊三瞎子把管九打了，那管小九雖說當下和處，其實他何嘗受過這沒趣？」如今也不來。鮑旭回他本縣裡，一塊好羊肉，也不知便宜那一伙子狗。賁浩波或者這兩日就上來，只是他賭的不贏。譚紹聞如今又重新上了學，改邪歸正，竟不來去個腳蹤。我又運氣低，放頭錢都會飛，自己賭又會輸。這小串兒，不是他避事，還請不來哩。如今家中過活也窄狹，又不肯放的珍珠串走。怎的生法弄幾把手來，再生法弄幾串錢，抽些頭錢，大家好花消費。您認的人多，難說偌大一個省城，再沒了新上任的小慳瓜麼？」貂鼠皮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南馬道有個新發財主，叫鄒有成，新買了幾頃地，山貨街有幾分生意。聽說他兒子偷賭偷嫖。這一差叫白鴿嘴去，他住的近，叫他勾引去。」白鴿嘴道：「那不中，早已張大宅罩住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誰呀？」白鴿嘴道：「老沒麼。」夏逢若道：「老沒？」白鴿嘴道：「沒星秤——張繩祖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這老腳貨是皮罩籬，連半寸長的蝦米，也是不放過的。」白鴿嘴道：「聽說周橋頭孫宅二相公，是個好賭家。」夏逢若道：「騎著駱駝耍門扇，那是大馬金刀哩，每日上外州外縣，一場輸贏講一二千兩。咱這小砂鍋，也煮不下那九斤重的鯿。」

細皮鱧道：「觀音堂門前田家過繼的兒田承宗。他伯沒兒，得了這份肥產業，每日腰中裝幾十兩，背著鼓尋捶，何不把他勾引來？」貂鼠皮道：「呸！你還不知道哩，昨日他族間請了訟師，又在新上任的邊老爺手裡遞下狀了，又爭繼哩。他如今也請人作呈狀，他如何顧著賭博？」細皮鱧道：「若是十分急了，隔牆這一宗何如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一個賣豆腐家孩子，先不成一個招牌，如何招上人來？」即如當下珍珠串，他先眼裡沒有他，總弄的不像團場兒。惟有譚紹聞主戶先好，賭的又平常，還賭債又爽快，性情也軟弱，吃虧他一心歸正，沒法兒奈何他。」

貂鼠皮哈哈大笑道：「尋個窟窿兒下蛆，就不算好蒼蠅。只要他色盆、寶盒上經過手，他一經過手，我就有本事用『捆仙繩』捆下他來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呸！不是這作難。若說叫譚紹聞下路，我的本事就不用借。只是他如今從的一個先生，不惟能管他的身子，竟是能改變他的心。我前日見了他，才說到賭上，他不容分說，就是幾個咒，他還念了一首詩，我也不愛聽，是先生與他做的。他是誓不再賭博的。」貂鼠皮道：「他不賭博，他還賭咒，這就是還有點賭意。何不先生法叫他師徒開交？我且問你，他這先生你見過不曾？」夏逢若道：「我在街上遠遠望見過，走路時也戴著眼鏡。」貂鼠皮道：「這是近視眼，這就有法了。他是正經人，我便生個法兒叫他離廟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井水不犯河水，怎的開發他的先生？況且素無仇冤，你該怎的？」貂鼠皮笑道：「俗話說，破人生意，如殺人父母一般。他把譚福兒能以教的不再賭博，就是破了咱的生意，這就是殺了咱的父母，還說沒冤沒仇麼？」夏逢若道：「你該怎的生法？」貂鼠皮道：「從來正經人最護體面，我弄幾句話熏他，叫他嚥不下去，吐不出來，對人說不出，心裡暗生氣，他自己就會走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他若是不走呢？」貂鼠皮大笑道：「罷！我明日胡亂去試一試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到底怎著，你先對我說說。」貂鼠皮道：「我說他看了我的老婆。」白鴿嘴道：「發昏！發昏！你是光棍漢子，你的老婆在那裡呢？」貂鼠皮笑道：「我前年在吹台會上，看中了一個女人，我已定下來生的夫妻。」夏逢若道：「呸！你胡賴說話，看人家耳刮子打臉！」

貂鼠皮道：「他打不著我，我先沒臉。」夏逢若道：「你今生不如人，積下來生。這真真叫個沒良心的人。」貂鼠皮道：「我且問你：你如今把枝梢兒也乾了，把汁水兒也淨了，賴的你不吃，破的你不穿；叫你當烏龜，你眼前還不肯；叫你種地做土工，你沒四兩氣力；叫你賣孩子，你捨不的，況且你還沒生下孩子哩。你說我沒良心，你看這省城中許多住衙門的，專一味了良心要人家的錢哩。你說我沒良心，你這前半年當房子，放頭錢，肥吃肥喝，是你那一塊良心地上收的籽粒呢？」

夏逢若道：「由你去做，我不管你。」細皮鱧道：「這一遭做錯了，人家要撕他貂鼠皮！」貂鼠皮笑道：「我的法子已生停當了，只要你們耳聽捷音。」大家一笑，各自散去。到了次日，貂鼠皮兒向土地廟細細打探。認清了智周萬的家人耿葵，看真是個老實正經人，一把手扯到土地廟中，說道：

「罷了！俺這小家人好難為人，我說也說不出來！」耿葵道：「你這個人是做啥哩？」貂鼠皮道：「智師爺五六十年紀，況且在外教書，總不該老有少心。俺家小媳婦子，上中廁，為啥該伸著頭兒向裡邊望？俺家媳婦子才想惡口，認的是智師爺，不好意思。」耿葵若是個能乾家人，輕者吆喝兩句，重者耳刮子就打，一天雲彩散了。只因這耿葵是自幼書房中人，一個硯水小廝，今日跟出門來，智周萬也只圖筆牀書篋便宜，全不曉得外事。聽見貂鼠皮這段話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俺家老爺是近視眼，五步外看不見人，您家女人休錯認了人。」貂鼠皮道：「萬萬不錯。俺家媳婦子，如今在家氣的有乾血癆了。我請了許多醫生，再治不好。我說我對師爺說，又怕羞著師爺。」

我對你說罷，若是師爺十分看中俺家女人，我情願偷偷送過來。」耿葵被這話弄的人雲霧，摸頭不著。但問道：「你在那裡住？你姓什麼？」貂鼠皮道：「醜事，醜事，怎好說出我的姓名。若問我在那裡住，我的後門，師爺是知道的。你只回去對師爺說，看那女人的漢子，感恩承情。」耿葵悶悶去訖。貂鼠皮刁卓回到夏鼎家，眾人俱在。刁卓哈哈笑道：「我今日做了沒老婆的烏龜。」遂把土地廟的話述了一遍。夏逢若道：「肉麻死人！」刁卓道：「不用你肉麻，一宗好生意，就要上手哩。你說，譚福兒贏了咱，他分文不能要；咱贏了他，他分文不能欠；就如他家放著銀錢，咱白取了，又不怕拿強盜，又不怕拿竊賊，美乎不美？只要這智老頭走了路，咱就開市大吉。」細皮鱧道：「譚宅的先生未必走的成，防備譚宅知道了底裡，送到官上，要剝你的貂鼠皮！」刁卓道：「我的皮，他再剝不成。我每日在賭博場兒上走，賭博場有名兒是剝皮廳，沒見我少了咱的一根毛兒。只是至今以後，我再不敢往那街走了，只要你細細打探，那看俺老婆的智老頭走也不走；他走了，咱就好過，他不走，我也沒福。」

且不說這一起攬謀定計。單講耿葵把貂鼠皮的話，述於智周萬，智周萬歎道：「這是那的緣故？耿葵，你不必提起。」黃昏燭下，自己獨自思忖道：「這等污蔑之談，從何而來？想是我在此處，必定深中小人之所忌，故造此飛語，是暗催我起身意思？我與歐陽文忠公一樣，同是近視眼，或者誤遇女人，看不見，有錯處也未可知。但只是我之教書，非為館穀，不過為眾人所窘，喬寓在此。若有此等話，何必以清白受此污辱？」

不如我以思家為各，奉身而退，改日寫一封書來，以戀家不能赴省為辭。風平波靜，豈不甚好？且是這詩稿已將次告成，回家差人送剮劑之資，齎回原板，何必羈留他鄉？」

主意已定，次日譚紹聞上碧草軒用功，智周萬說了懷鄉之情，回家一望，改日仍來。本日又到孔耘軒家，亦說久客思歸的話頭，程、蘇諸公不能遍辭。即命耿葵到轉腳行中，僱了一乘馱轎，收拾了書籍行囊，自回靈寶而去。遲了半月有餘，另差了一個能乾家人，搬回詩稿全板一付，寫了幾封書，備述回家染病，不能客外書札，分寄於孔耘軒、程嵩淑諸友人。譚紹聞書內，又寫了勉勵功課等語，並不一字旁及。嗚呼，智周萬可謂高士矣！

稅駕西歸去不旋，避嫌遠害道應然。

士夫若遇橫逆事，三復「色斯舉矣」篇。

看官要知，小人之誣君子，必加以淫欲之事。蓋人道盡人而具，欲心盡人而有，一加於君子之身，辨白不得；人口如風，俱是以己度人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真如果然一般，而本人尚不知也。智周萬則有我偌大年紀，焉有這事，此等語豈非下乘哉！

